

十七次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HEXI KEHUAN JINGPIN XILIE

审判日

何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1053/4.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审 判 日

何 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全6册/何夕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10-09864-6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3174 号

策划编辑 王卫英
责任编辑 王卫英 曹璐
版式设计 中文天地
封面绘图 吴飞宇
封面设计 赵亮 中文天地
责任校对 焦宁
责任印制 徐飞

出 版 科学普及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73865
传 真 010-62173081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612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110-09864-6 / I · 559
定 价 180.00元 (全6册)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审判日	1
我是谁	67
万能时代	113
汪洋战争	149

审判日

一

“如果你上辈子是一个坏人，比如说总是忘记太太的生日或是爱占别人的小便宜，那么公正而万能的上帝就会在这辈子让你事事不顺，处处吃亏忍让。也就是说你这辈子将是一个好人。而如果你有幸在上辈子过着坏透了的生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因果的力量恐怕会让阁下这辈子除了诸如解放全人类之类的苦差事外无事可干了。请欢迎我们‘前世的罪人’何夕先生！”

何夕并不知道蓝一光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调动气氛

的，印象中他的这个助手并不能言善道。何夕缓缓走上前台，恍惚间他觉得这几米的距离长得就像是人的一生。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站在这里首先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关于她，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我一直都在赞美那一刻。”何夕停顿了一下，一阵意料中的嘈杂声响了起来，“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这是真话。那无疑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其重要性肯定超过了我的诞生。在那之前，我和无数生活在这个科技时代的人过着几乎一样的生活。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球，科学还告诉我生命是由遗传密码控制的大分子序列，是由那些冰冷的元素在亿万年的亿万次碰撞中偶然聚合出来的。我也相信这一切，即使是在今天也没有谁能说这一切是错的，但我觉得这一切也许还可以换一种角度思考。”

“我丝毫没有跟各位开文字玩笑的意思。我不妨问各位一个问题，从这些正确的科学理论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生存呢？很显然，我们可以得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命的两极是生与死，生前死后对生命而言没有意义。这听起来像是废话，但我倒是觉得这人人皆知的道理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多灾多难的最大根源。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说过：‘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如果一个人多读几遍历



史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干出来的。当一个国王像路易十五那样思考的时候，他唯一的可能便是成为恶魔一般的暴君，历史也正是如此。而如果一个普通人也这么想，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糖水当成奶粉卖给那些贫穷的母亲，然后心安理得地看着婴儿死去。至于说到我的母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永远记得母亲去世时的每个情景——她从连续几日的昏迷中突然苏醒，吩咐我们去找牧师来。但牧师来了之后她却拒绝忏悔，她说这一生没有做过需要忏悔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觉得母亲的脸庞四周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芒，也许是幻觉，我觉得她的脸庞白净得透亮，让人感到必须要仰视。除去那些在昏迷状态中告别人世的人，母亲的去世是我所见过的最宁静祥和的死亡。奇怪的是，我心中没有一丝面对死亡的感觉，倒像是送母亲到一个美好的去处。后来我常想，也许人的死亡本来就该这样，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相信，在我们的智慧以外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智慧者和审判者。或者说应该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因为丧失了最终审判的世界不是一个公正的世界。我们要让好人享受福报，让坏人得到惩罚；让死者开口，让沉冤昭雪。当审判日到来的时候，过往的

一切会如同重放的电影般展现在人们眼前。”

何夕停了下来，四周安静极了。他挥挥手，示意助手协助，大厅正前方的半空中立刻出现了一个何夕的三维头像。听众席上出现了一些议论的声音。

何夕笑了笑：“现在我要在这里演示一下我们多年来的工作成果。这是一套叫作‘审判者’的系统。它的原理非常简明，谁都能听懂。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人并不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一个虚像，严格地说那就是我本人，因为在这个人像后面起支持作用的计算机里储存着我全部的记忆。”

何夕撩起额前的头发，一根黑色的细管显现出来：“这是一根天线。我想先阐明的一点是，大约在 20 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思维和记忆活动作为精神运动，其实总是伴随着脑电波以及细胞间物质交换等物质运动。换言之，我们能够通过分析可以定性定量的物质运动来达到洞察精神活动的目的。当时的人们已经通过脑电波的形状来分析人的精神状态的好坏，比如他们认为阿尔法波形表示人的精神状态最佳。简单扼要地讲，这实际上是个解码的过程，只不过现在我找到了一些更完善的方法，可以精确解释每一次物质运动后所对应的精神运动。我的脑中植入了一个叫作‘私语’的生物芯片，它能截取我脑中每时



每刻的记忆，并通过这根天线将其实时地发送到当代功能最为强大的电脑中储存起来。”

听众席再度传出低低的讨论声，何夕不得不停下来。这时一个年龄很小的记者模样的人突然站起来说：“你是说这机器是一台读心器？”

“大致是这样——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小记者走上前凑到何夕耳边低声说：“何夕是个骗子。”然后他走到头像跟前问道，“说吧，刚才我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

“何夕是个骗子。”头像的声音由电脑合成，显得有些瓮声瓮气。

四周传来一阵意料之中的讪笑，小记者已经有了十分的得意。

何夕平静地问道：“你是说的这句话吧？”

小记者胸有成竹地说：“这句话没错。不过这种把戏几十年前就有人玩过了。我打赌在你的身上藏有微型窃听器，头像的话只不过是你的同伙做的配合罢了。”

人们的笑声变得有些肆无忌惮了。

但是一个声音很快结束了这种混乱场面。头像瓮声瓮气地说：“你一定喜欢吃大蒜，刚才我闻到你的嘴里有高浓度的臭味。”

周围立刻安静下来，小记者不自觉地捂住了自己的嘴，这次他的脸真的红了。众目睽睽之下，头像的这种感受除了直接从何夕的大脑中取得外别无他途。一丝很浅的笑意自何夕的嘴角漾起，他在想，小记者口中的大蒜味的确难闻，头像的抱怨一点儿也不夸张。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喜剧。观众沸腾了，他们对头像提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何夕有多少钱”“何夕是不是处男”“何夕睡觉磨牙吗”……不过对这样的问题，他们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一句“无可奉告”。何夕不得不站出来解释道：“不要说是一个活着的人了，即便是一个死去的人的内心世界都应该得到保护。如果没有得到法律的许可，我认为谁都无权公布他人的内心世界。今天为了这场发布会，我们特意开放了部分数据，但只限于一些很平常的记忆。请大家不要再询问刚才那些问题了，那都是些没有开放的数据。不过不管政府以后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反正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倒是不反对解答各位的所有类似问题。”

二

过道被挤得水泄不通，闹哄哄的人群始终不肯散去，组织者不得不动用警卫才将何夕护送回 60 千米外的实验



室，其实这里也算是何夕多年来的家。何夕刚走进办公室，政府方面的代表马维康参议员就走过来和他握手。马维康 60 岁出头，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眼睛看人的时候常眯成一条刀样的缝。在政坛上的多年沉浮让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可供他人参考的东西。何夕知道这都是表象，说起来他们是患难之交，马维康是政府方面少数几位对“审判者”系统持支持态度的人，并且因此还受到不少非难。他一直会同几名议员游说政府，要求批给研究经费，在几年前何夕处境最艰难的时候，还让他的女儿马琳中断了医学博士的学业，将她推荐给何夕当助手。

“欢迎我们的上帝先生。”马维康半开玩笑地说，“在你面前我感到自己就像是真理，我的意思是说，赤裸裸的。”

何夕撩起自己额前的头发指着那根黑管说：“那得等到你们批准给所有人都装上这个东西才行，至少到目前为止你还是穿着衣服的。”他顿了一下，“到时候给你选个花白颜色的天线使其与头发匹配。”

马维康议员想了一下：“但愿人们能够理解这一切。”

“没有人会理解。”何夕接着说，“没有几个人会喜欢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翻出来晒太阳，即使里面早就长满了霉菌。这也是我愿意同政府合作的原因。如果政府不通过立法来推行，我是毫无办法的。”

“你想把我们拉进来当你的挡箭牌？”

“我敢肯定，只要实施这个计划我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我是不会后悔的。‘审判者’虽然防不了天灾，但绝对可以避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人祸。实际上人类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完全就是一本糊涂账，我以为仅仅依靠像中国古代的司马迁一样的几位敢于拼命的史家，是无法还历史以真面目的。脆弱的真相常常无法得到保留。”

“我懂你的意思。不过政府内部对这套系统持反对意见的人占大多数。”马维康耸耸肩。

何夕冷笑着，情绪有些激动：“如果当年有‘审判者’系统的话，希特勒根本就上不了台，他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如果预先让德国人民见到的话，又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时马琳从门外走了进来，她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明眸皓齿，长发飘飘，一身得体的衣服将身材的娇美衬托得恰到好处。看到何夕正在她父亲面前发火，她有点儿不知所措：“怎么吵上了，好像你们俩一见面就没有清静的时候。”

当何夕情绪激动的时候，马琳是少数几个能令他平静下来的人，马琳是何夕见过的女人中称得上“美丽”的少



数者之一。何夕一向认为，这世上漂亮女人不少，但“美丽”的女人就很罕见了。漂亮只涉及外表，而美丽与否却关乎整体。

“我已经说服政府给你追加了一些经费，不过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政府方面由我去努力，你们专心搞好自己的研究就可以了。”马维康说到“专心”两个字的时候似有深意地瞪了马琳一眼。

马维康走后，屋子里就只剩下何夕和马琳，马琳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明天上午实验室见。”

何夕按捺住心中的失望点点头，然后便听到了她出门后合上门锁的声音。他刚掏出香烟准备点上却又犹豫了，因为屋子里还残留着一股好闻的气息，何夕知道那是马琳最爱用的香奈儿香水。10年前他在事业上放逐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放逐到了感情的荒漠地带，但是1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些久远的东西却在他的心中不可抑制地泛起，让他体会到自己身上其实还蕴藏着另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情感。

但是门铃响了，何夕简直就是满怀期待地上去打开门，然后他看到了马琳如花的笑靥。她手里拿着一壶新鲜的咖啡。

三

上午8点10分，何夕进入位于基地主楼的一号实验室。在过道里，他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喧哗，中间夹杂着蓝一光的声音。何夕好奇地向窗外望去。警卫正在阻止一群人进入基地，他们手里都拿着抗议条幅，上面出现最多的几个字是“神圣思权阵线”。这好像是一个新近成立的组织，抗议目标正是“审判者”。

对方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崔文的年轻人，何夕知道以现在人类的心智水平，没有谁会愿意让他人探知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常人的隐私无非分两种：一种是于人无害但于己有羞，一种则于人有害。对后一种，无疑是正义社会本来就要千方百计调查清楚并提早预防的，对前一种的态度则完全受社会进步程度的影响。何夕认为，当“审判者”系统获得广泛应用之后，人们的思想将随之发生极大的改变，届时人们对他人的一些闪念中的恶念将持比现在宽容得多的态度。

单从相貌上看，崔文可以说是相当吸引人：30岁刚出头的样子，蓄着顺眼的络腮胡。“魅力男子”，不知为什么何夕心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词，一丝按捺不住的笑意从何夕的嘴角漾出来。他说：“我觉得你们并不清楚什么是‘审



判者’。”

崔文摆摆手：“请不要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我们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你比我懂得多。我曾经在政府科研部门工作过，和你的研究方向是一样的。”

何夕来了兴致：“我知道政府以前开发过一个类似的系统，后来因故停止。你怎么会和自己曾经努力的目标过不去？”

“我只认定一点，那就是任何人都无权透视他人内心所想。”

看着崔文，何夕心里居然很奇怪地有一种面对老友的感觉。何夕知道个中缘由很简单，因为崔文真是像极了10年前的自己。那种语气，那种自以为只要手中持有真理就敢于向整个世界挑战的让人想笑却又有几分感动的激情，还有那脸红的样子，飞扬的眼神。何夕根本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崔文的脸看，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喜欢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了。

崔文真的感到愤怒了，何夕莫名其妙的态度让他无法平静下来，他大声说道：“尽管你现在是一个名人，可是在我看来你表现得又狂妄又虚伪。我们来这里只是想告诉你，也许你认为自己可以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但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实施你的系统只会禁锢人类的思

想，把所有人都变成头脑空白的伪君子，后果比中国古代的文字狱要严重百倍。你的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说完他转身离去，背影竟然潇洒得令人过目难忘。

何夕还在那里愣着，过了几秒他突然大声对那个潇洒的背影说道：“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亲眼看看狂人的覆灭？”

四

墙上的大屏幕正在演示记忆的物质过程。实验的样品来自两天以前，受试对象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是何夕自己。何夕愿意看到自己内心不可见的记忆被“审判者”系统通过可观测的物质运动抽取并归纳成条理清晰的内容。何夕曾经花时间考证过人类对自身思维的认识，结果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祖先最早都是把心脏当成思维器官的。像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孟轲曾说过：“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心脏是思想和感觉的器官，大脑的作用只是让来自心脏的血液冷静而已。直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古罗马一位名叫盖伦的著名医生才开始认识到大脑才是思维的器官，但对他而言，大脑究竟如何产生思维的记忆还是一个不解之谜。直到19世纪之后，人们对大脑功能的研究才真正走上正轨，法国医生布罗卡、俄国生



理学家贝兹、谢切诺夫、巴甫洛夫等人的卓越研究让大脑的神秘面纱初步被掀起。当何夕想到这些先行者的名字时，心里很自然地升起敬慕之情，因为他现在就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但他同时也不无自信地想到，自己很可能将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奋斗历程的终结者，因为何夕对自己将要成为揭开大脑思维记忆这一千古之谜的人毫不怀疑。

屏幕上是一部分脑细胞的三维显微图像，可以进行任意角度的旋转、任意比例的放大和多种效果的演示。如果何夕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把手镜头推到其中的某个大分子内部去做一番游历。实际上，何夕之所以能取得目前的成果，和眼前这种分辨率达到原子级别的计算机仿真显微技术是分不开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已经知道人的思维和记忆都是由大脑的多个部位来共同负责的。就记忆而言，大脑皮层的颞叶和额叶以及海马体都与记忆的产生有关，也就是说当这些部位受损后人将无法记住刚刚发生的任何事情，但不一定会遗忘以前记住过的事。研究发现，长期的记忆对应着神经元细胞的结构性改变，这一点正是“审判者”系统的理论基础。“审判者”系统正是通过分析神经元细胞的这种结构性改变来抽取人的记忆。几年来，何夕领导着这个实验小组记录并分析了几十亿个神经元细胞的结构图谱，包括它们之间相互组合所形成的更为复杂